

第一部

楔子 祸从天降

1、突然袭击——“隔离审查”

20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二战”结束以后全球最大的战场。这里正在进行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影响亚洲、震撼世界的大决战，共产党是小米加步枪，国民党是武装到牙齿的全副美械装备，两军对垒，万里疆场上旌旗蔽空，烽烟冲天，山呼海啸，血流成河。

南下，南下，南下，小米加步枪如滚滚洪流，横扫中国。

在响彻大江南北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中，在解放全中国的壮阔波澜中，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闻名遐迩的侦察英雄，从东北而中原而南国，一路虎虎生风，所向披靡。他就像打扫战场的清道夫，大军过后，他率部开进弹痕累累的城市，把旧时代留下的残渣余孽军警宪特，一古脑儿扫除，扫出个太平世界，然后又拔腿向南，去清扫新的城市。

1949年10月，叶剑英亲自点将，要陈泊来“清扫”南国重镇——广州。

1950年2月的一个深夜，广州沙面一幢二层红砖楼绿荫掩映，树影婆娑，窗口依然亮着灯。楼上临南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台英国造的维多利亚式大立钟，咣咣响了十一声。大钟足有一人多高，端立在墙角，古香古色，走时很准。广东省社会部部长、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工作了大半夜，准备睡觉了。他刚起身伸了个懒腰，就听砰的一声枪响，子弹尖啸着穿窗而入，从陈泊头边擦过，钟箱玻璃哗啦一声碎了。正在隔壁休息的秘书王云集和警卫员小陆闻声一跃而起，拔枪冲进房间，见陈泊若无其事，嘴角斜叼着一支烟，瞅着那座大钟连声叹息：“可惜了，可惜了！”

那时广州刚解放两个多月，天上美蒋飞机不断袭扰轰炸，地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警宪特散兵游勇像输红眼的疯狗，昼伏夜出，满城乱窜，制造混乱，丢炸弹、搞暗杀、打黑枪不算什么希罕事。平时，空袭警报一响，陈泊就躲进住处旁边的天主教堂里，他以为敌机不敢炸洋人的教堂。一天，警报又响了，陈泊正在市区检查治安工作，等他回到沙面，发现洋教堂已被炸了个稀巴烂。陈泊不禁额手称庆，长长舒了口气：“好悬，差点儿给上帝当了殉教徒！”这个晚上，陈泊又侥幸躲过一劫。警卫员小陆要把那台被子弹洞穿的大立钟搬走，陈泊笑笑说：“算了吧，走得还蛮准的，足见蒋委员长的特务太没用！”不久，上级任命谭政文为广东省社会部部长、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变成第一副厅长兼第一副局长，分工主管广州市治安工作。

陈泊，1909年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上的乐会县，他身材颀长，宽肩细腰，方正的脸盘棱角分明，清俊中透着刚毅，浓密的额

发下，一双大眼睛闪烁着精明和睿智的光芒，不时还透出一点孩子般的天真。他性情开朗活泼，举止敏捷潇洒，行动快如疾风，平时总习惯于把左手揣在裤袋里，如果不细心观察，很难发现他的左手有严重的残疾——大半个手掌没了。

1951年1月24日晚10时余，陈泊家里灯火通明，案头高高堆着三大摞卷宗。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终于把所有卷宗审批完毕。他用健全的右手从烟盒里抖出一支香烟，再从火柴盒里拣出一根火柴，小指和无名指按住火柴盒，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火柴杆，朝点火面一擦，哧——火柴燃着了，他点燃香烟深深吸了一口。

现在，他要考虑的是如何给中共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作一个简要的总结报告了。广州，是全国最后一个解放的大城市，来不及出逃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党、政、军、特的残兵败将纷纷龟缩到广东城乡潜伏下来，他们把所有仇恨都倾泻到这里。他们以残留的国民党正规军为骨干，以地主武装和反动会道门势力为靠山，以惯匪兵痞为先锋，乘人民政权刚刚立足、革命秩序尚未建立健全之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有的为败坏我军形象，甚至以“中共纠察队”、“中共地下军”的名义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城区内每天发生杀人案抢劫案多达百余起。与此同时，美蒋特务也云集港澳，以广州为跳板，不断向内地渗透。他们设置秘密电台，发展特务组织，打入我党政军内部，多方搜集情报，活动十分猖獗。再加上香港殖民当局为维护地方治安，不断把盗匪地痞流氓等社会渣滓赶向内地。这一切使得解放初期的广州治安出现空前复杂的局面。高楼大厦里依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赌博、娼妓依然存在，流氓阿飞到处滋事作乱。

在当时严峻的局面下，能不能把广州社会生活迅速稳定下来，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些日子省市公安部门忙极了也累极了。好在陈泊和他的战友们都是身经百战、足智多谋的人物，陈泊在延安做保卫工作时就战功累累、威名赫赫，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有“延安福尔摩斯”的美誉。他又是广东籍人，土生土长，熟悉风土人情，并有长期在广东从事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在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下，广州市党政军统行动，从速组建公安武装，建立健全全市各级治安组织，果断清剿明火执仗的武装匪特，坚决镇压首恶分子，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恶性案件发案率直线下降。根据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个多月前，时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的叶剑英，把陈泊找到办公室，劈头就说：“快过年了，老百姓都在看着，共产党究竟能不能管好这个城市！”陈泊立刻明白了叶剑英的意思，腾地站起来要表个态。叶剑英笑着把他重又按到椅子上：“别急，我还有话呢。”接着，他明确提出，要陈泊组织动员全市公安干警，“彻底清查、抓捕潜伏在广州市的国民党特务、匪首和黑社会头目，保证党政机关安全，保证让全市人民过上一个平安好年，不许死一个人，不许放一声黑枪！”

从那天开始，陈泊睡觉几乎就没脱过衣服。经过周密策划部署，根据群众举报、“特情”人员提供的线索和一年多来侦察、掌控的情况，1950年12月23日凌晨3时，随着陈泊一声令下，全市近两千名公安干警全副武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同时扑

向各个黑据点 事先圈定的一百余名国民党特务、匪首、黑社会头目和重要刑事案犯全部捉拿归案，无一漏网。当陈泊抄起电话向叶剑英报告这一战果时 叶剑英高兴地说：“好啊 你陈泊能睡上好觉 我就放心了！”

此刻 在陈泊的案头上 摆着这样一些统计资料 自我军接管广州一年多来 市公安局侦破中统、军统、中美合作所及其他匪特案件计三百余起 抓获匪特及黑社会头目一千余人 缴获秘密电台二十部、长短枪七千余支、机枪五十挺及大量弹药 搜缴敌伪档案五十余箱，破获查处治安案件上万件。 1951年新年前后 全市果然没有发生一起抢案盗案 广州人民欢欢喜喜过了一个太平年。

陈泊拧开钢笔帽 刚刚写下总结报告的题目 窗外忽然响起一阵急刹车的声音 接着有人咚咚咚跑上楼 门开了 是省公安厅人事处处长惠锡礼，一个肤色黝黑、身材粗实的年轻人。

“陈泊同志 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同志召开紧急会议 请您参加。”

“什么时候？”

“现在就走。”

大概分局首长要他去汇报一年来整顿全市治安的情况吧，陈泊二话没说 穿上军衣 套上布鞋 带上手枪、笔记本和钢笔，要警卫员小陆赶紧叫醒司机准备出发。惠处长摆摆手说：“事情紧急 有车来接 你就不必坐自己的车了。”陈泊大步流星出了门，见门前停着两辆吉普，其中一辆跳下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肃立在车旁 等陈泊和警卫员小陆刚刚坐定 那辆吉普便风驰电

掣般向地处东山的中共华南分局驶去。

惠锡礼神情冷峻，伫立在门口，一直目送吉普车消失在沉沉夜色中，然后又返身上楼，让门卫把陈泊的妻子吕璜找到客厅来。时年三十一岁的吕璜身材娇小，眉清目秀，1920年出生于四川。在成都华美女子中学读书时，她与六名同学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民族先锋队，积极组织学生救亡运动，被校方开除，由此引起全市性的民众抗议浪潮，当地报纸称之为“小七君子运动”。1937年，她投奔延安，经过一段学习，到延安保安处当了侦察员。解放战争中，她与丈夫陈泊转战大江南北，从东北一直打到广东。广州解放后，吕璜被任命为越秀区区委副书记。惠锡礼是陕北人，当年也在延安保安处工作，与陈泊、吕璜是多年的同事。见了老战友，吕璜自是分外热情，又端茶又递烟，嘴里还不停地问这问那。可是，她发现惠处长端坐在沙发上，不哼不哈，脸部肌肉绷得紧紧的，冷峻得像一块青石板。“怎么了，你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啊？”吕璜奇怪地问。

“你坐，我受组织委托，有事情跟你谈。”惠处长拿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陈泊在广州一年多的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组织决定对他隔离审查，今天晚上开会就是揭发批判他的错误，希望你能够协助。”

吕璜大吃一惊：“陈泊犯了错误，什么错误，我从来没听陈泊说组织对他有过什么不满和批评！要我协助什么？”

“陈泊的错误很多，一时说不清楚，以后你会知道的。”惠处长停顿一会儿，接着说，“今天他可能回不来了，现在要求你给他收拾一下被褥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家中所有的文件、文

稿、记录本、信件、照片 都清理出来 交给我带走。”

事态竟如此严重！吕璜急切地说：“陈泊究竟犯了多大错误？他是有二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平时的为人、工作态度，组织都是了解的，你惠处长也是了解的。他到广东来工作，还是叶剑英同志亲自点的‘将’……”

“吕璜同志 我是奉命来的 你提的问题我说不清楚 请你去问省公安厅谭政文厅长。”惠处长冷冷地站起身。

吕璜气得脸色发白 腾地站起来 指着惠处长愤怒地说：“陈泊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你们这是在党内搞突然袭击，是违背党的原则的！我就不信在共产党里没地方讲话！要搜要抄 听便吧！”

“吕璜同志 请你别激动 这是组织的决定。”惠处长眼中闪过一丝无奈的神色。他走到窗边，探头叫吉普车上的人赶快上楼来。在他的指挥下，两个年轻人逐屋搜查，翻箱倒柜，把所有属于文字类的东西装了两麻袋。吕璜含着眼泪，给陈泊收拾了必要的生活用品。那时南下干部从北打到南，戎马倥偬，万里猛进，除了行军被褥和几件换洗衣服，家中就空空如也了。

随着吉普车急驰而去，这个家突然死一般静寂下来。吕璜冰冻似的呆坐在沙发上，脑子里犹如电闪雷鸣掣动着各种猜想却又一片混乱。突然，她的思绪里蹦出一个狰狞可怖的名字：康生？

2、公安局长——“国际间谍”？

午夜 华南分局小会议室（习惯上这里叫电影房）门前。陈

泊跳下吉普车，匆匆向会议室走去，不想门卫突然横身上前拦住：“请把手枪摘下来！”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陈泊大眼一瞪，强压着火气说：“你们怎么了？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我是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经常到这里开会，不认识了？干嘛下我的枪？”回头再看自己的警卫员小陆，也被同车来的两个战士带到一旁下了枪。他怒不可遏，大声喊道：“那是我的警卫员，你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

无人理睬。性情刚烈、一向桀骜不驯的陈泊何曾受过这等侮辱。他怒气冲冲解下皮带，连枪一起咣当一声扔在地上：“回头老子再找你们算账！”

进入会议室，陈泊立即感到气氛有些异样。叶剑英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军装，端坐在迎面的沙发里，神情严肃。眼镜后面的目光似含有一股怒气。陈泊趋前握手，叶剑英勉强伸出手，接着指指对面的沙发，示意陈泊在那里就坐。一转睛，又看到公安部罗部长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沙发里，紧挨着是两个陌生的青年干部。陈泊心里一阵诧异：咦，罗部长什么时候到的广州？顶头上司来了，照理应该有人通知他呀。

罗部长，我军杰出领导人之一，1906年出生于四川南充县，1926年投身革命并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作战英勇，多谋善断，是毛泽东的爱将之一，长期在我军中担任高级指挥职务。在延安时以担任红军大学“抗大”教育长、副校长而著名。参加过古田会议、二万五千里长征，参与指挥平津等许多次重大战役，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我军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天生南人北相，长得高高大大，威风凛凛。延安时期人送绰号“罗长子”。连毛泽东都这样叫他。毛泽东曾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我怕什么！”说明毛泽东对他十分欣赏和信任。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名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

尽管罗部长的出现令陈泊感觉十分突然，他还是急忙趋前伸出手：“哦，罗部长，您好！”

罗部长好像根本没看见陈泊的手，纹丝不动，也不吭声，眉头紧锁，满脸怒色。陈泊莫名其妙地东瞅瞅西看看，感觉有些不对，这才知趣地退到身后的沙发那儿，老老实实坐下。在他右首的是半年前由中央派来的新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也是正襟危坐，一脸严肃。面前的茶几上摆放一摞厚厚的材料。会议室里静悄悄，无人讲话，空气仿佛凝固了，人也凝固了。要在往常，会前的这段时间气氛是最轻松愉快的，首长与部下，同事与战友，一起打哈哈开玩笑，无拘无束，可今晚上是怎么了？一个个都像吃了哑药似的，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不多时，公安局另一位副局长陈坤也到了，按照指定的沙发与陈泊并排坐下。这时，罗部长朝叶剑英轻轻点点头，叶剑英扶扶眼镜，只讲了一句话：“现在开会，请谭政文同志发言。”

谭政文清清嗓子，手里摆弄着面前厚厚的一摞材料，劈头说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现在可以确凿地指出，陈泊、陈坤在广州工作期间犯了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必须隔离审查！”

真是祸从天降，五雷轰顶。陈泊、陈坤目瞪口呆！

谭政文目不斜视，接着说：“陈泊、陈坤的主要错误是滥用

敌人 重用敌人 包庇坏人 放走坏人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包庇重用中统特务梁侠和有叛变自首历史的老特务程长清。”他振振有词地说，据调查，梁侠是潜伏在广州的中统特务头子，手下领导着三百多名国民党特务。老特务程长清原是广州市国民党警察分局局长 解放后摇身一变 成了共产党员 又被陈泊、陈坤任命为市公安局总队副总队长。由于这两个敌人受到重用，国民党特务组织几乎控制了广州市公安局，人民公安局变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公安局。同时 他还指责陈泊“目无组织”；蔑视领导”；重大事情不请示不汇报”；擅自放走在押的港英大特务、黑社会头子余超”。另外 局里四个副局长不团结 陈泊“不管不问”；一意孤行”市公安局的工作搞得“一团糟”。最后 他怒气冲冲地质问陈泊和陈坤：“你们究竟是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是国民党的公安局长！”

谭政文声色俱厉，揭发批判近两个小时，陈泊听得心惊肉跳 大汗淋漓 陈坤更是吓得瘫软在沙发里 浑身发抖 早已不知谭政文说些什么了。

叶剑英眉峰微蹙，静静地听着。新任公安部长两天前突然从北京南下广州 说广州市公安战线队伍“严重不纯”特别是公安局的领导陈泊、陈坤有“严重问题”经中央批准 准备对陈泊、陈坤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要求立即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这使叶剑英大吃一惊。叶剑英知道，陈坤今年刚刚三十六岁，解放前在东江纵队参加过多次恶战，后在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直接领导下，长期从事地下斗争，负责情报工作，出生入死，久经考验；陈泊则是他早在延安就熟悉的青年干部， 1949

年间，陈泊任江西省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主管治安工作，是他点名把陈泊从江西省要来，负责接管广州市公安工作的。至于谭政文在批判中提到的“大特务”梁侠和程长清，叶剑英也有印象。两人都是原中共香港分局长期使用的“特情关系”，由于工作成绩突出，经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批准，尹林平、陈坤介绍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广州解放后，两人由陈坤带到广州市继续使用。程长清在市公安局安排了职务，梁侠则作为市公安局外勤工作组一名“特情力量”，继续在广州和港澳从事秘密活动。两人的情况，陈泊、陈坤多次向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三书记方方汇报过。现在据谭政文揭发，程、梁二人竟然是暗藏在我公安局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叶剑英不能不深感震惊。以往，陈泊、陈坤从未说过梁侠、程长清有什么问题，来广州工作半年多的谭政文也从没向他汇报过此事，怎么突然之间“两陈”一下冒出这么多问题？不过，当时广州属中央直辖市，这又是公安部直接抓的重大案件，叶剑英不便问得太多。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隐约感觉到，此次公安部对陈泊、陈坤痛下杀手，恐怕有更深层的政治背景。

谭政文讲完以后，叶剑英转过头问：“陈泊、陈坤，你们有什么话要说？”

陈坤用袖口抹着满脸的汗，瘫在沙发里，只是喃喃说：“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除此再也说不出别的话。陈泊也被谭政文这一番“狂轰乱炸”炸得晕头转向，乱了方寸，面对遮天盖地扣来的一大堆“政治帽子”，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本能地从一件最简单的具体事情上洗刷自己：“我根本没放走港英黑社会头子余

超 他现在还押在市公安局！”

叶剑英立即叫秘书给公安局打电话查问。不到三分钟，秘书匆匆回来 附耳向叶剑英和罗部长低声说：“余超确实在押。”

叶剑英眉峰微微一蹙 瞅瞅谭政文。谭政文有些尴尬 结结巴巴说：“这个 这个情况……可能有些不准。”

陈泊稍稍清醒了一些 他张张嘴想再说下去 罗部长一挥手阻止了他 厉声说：“你陈泊不是一件两件事的问题 要审查你的全部历史！”他看看表：“现在已经是半夜了 剑英同志要休息，会议到此结束吧。”他随即叫来警卫 把陈泊、陈坤分别带到事先准备好的两间软禁室，由武装战士严加看管。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铁窗外繁茂的木棉花飘送来阵阵芳香。陈泊靠墙根儿坐在地铺上 两眼发直，一支接一支吸烟 企图平抑自己的激动，脑子里却风驰电掣，怒涛翻卷，激愤难平。他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 自信无愧于党 无愧于心 怎么会突然遭遇这样的飞来横祸？他仔细回顾自己接管广州公安工作一年多来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 越想越自信没有任何愧对党、愧对人民的地方。一年多来为稳定广州社会治安局面，他和广大干警共同奋斗，以铁的手腕彻底扫荡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留下的残渣余孽 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可一夜之间他怎么会突然成了“阶下囚”呢 陈泊苦思冥想 怎么也想不出原因来。

地上的烟蒂烟灰一片狼藉 蓦地 脑子里许多片断零散的事情一闪 陈泊浑身一凛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早就不被公安部信任了！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8日他随接管队伍进驻城内 当即被任命为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 可三个月

后 公安部忽调谭政文到广东 接替了他的职务 陈泊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当时华南分局包括陈泊本人都认为这是中央为加强广东治安工作而采取的举措，谁都没有在意。同年 7 月 正当广东治安工作十分繁忙紧要的当口儿 公安部突然来电调陈泊、陈坤去北京做临时工作，一去四个月 其实没什么太要紧的公务 这似乎很不正常。看来叶剑英同志对此早有觉察 在陈泊赴北京前去他家告假时，叶剑英特意给罗部长写了一封亲笔信 要陈泊转交 其中强调说：“接管初期 广州治安状况的迅速稳定 是和陈泊的名字分不开的。”信没有封口 陈泊将这封信交给秘书王云集保管。到北京后，王云集将信递送到公安部办公厅 请他们转送罗部长。再有 谭政文调来广东后 下车伊始 便黑着脸 全盘否定了前段广州治安工作 他在大小会上多次批评广州公安工作“组织路线有问题”，“滥用一些三教九流、背景复杂的人 把公安战线搞乱了。”那时陈泊废寝忘食 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对谭政文的说法也没太在意 心想谭政文毕竟是在延安保安处共事过的老战友 没有隔心隔肺的地方 他的儿子在绥德一孔破窑洞落生时，还是吕璜帮着接生的。叶剑英领导下的中共华南分局多次充分肯定广州治安工作的成绩，谭政文不了解情况 就由他说去吧 事实终归会让他明白过来的。

陈泊万万没想到 他和陈坤去北京做“临时工作”乃是公安部搞的“调虎离山”之计 这四个月期间 谭政文组织人员 全面秘密调查了陈泊、陈坤所领导的“特情关系”从中发现了梁侠、程长清的“特殊背景”和他们的“中统特务组织嫌疑”迅即秘密报告了公安部 认为陈泊、陈坤“滥用敌人 包庇坏人”，“组织路

线有严重错误 ”甚至称陈泊、陈坤有‘ 国际间谍嫌疑 ’；对广州造成严重威胁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

罗部长深感事态十分严重 决定亲自南下去解决‘ 两陈 ’问题。他深知 广州地处南国要津 与港澳比邻 是面对台海、把守南大门的重要城市 而且刚刚解放一年有余 社会构成复杂。入城接管的南下干部大都是北方人 对广东民情社情茫然无知 加上语言不通，开展工作尤有难度。倘若公安大权不在自己人手里，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这个陈泊，早年在南洋漂泊，曾被捕入狱 是否叛变投敌无人确知 来到延安先后任保安处情报科长、侦察科长、保卫部长 因破过几个大案，十分走红。罗部长知道 审干和‘ 抢救运动 ’中 康生对陈泊那只残手的来由十分怀疑 曾提出是不是‘ 王佐断臂 ’的问题 王佐是南宋之臣 随岳飞北征时 自愿斩断自己一臂 佯装受岳飞迫害 投降大金以取得信任 借机劝说金军骁勇善战的青年将领陆文龙投奔大宋）。“ 阶级警惕性 ”一向很高的康生为保险起见 将陈泊下放到绥德专区保安分处 让他靠边站了 不过由于边区与外界隔绝 难通音讯 陈泊‘ 断手之因 ’无法查清 此事等于不了了之。1944 年春 陈泊被时任绥德专区地委书记的习仲勋留下 担任绥德专区保安分处处长。现在 陈泊又调到广州担当公安局长的重任 倘若康生的怀疑真有根据 倘若陈泊那只断手是敌人的‘ 苦肉计 ’，倘若他在南洋叛变投敌 成为‘ 英国间谍 ’而后打入我内部 其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想到这些，罗部长愈发疑虑重重，不寒而栗 他新任公安部长不久 绝不能犯幼稚的‘ 轻敌错误 ’！

罗部长南下路经武汉时，中共中南局公安部副部长钱益民

(延安时期 钱益民、陈泊与 50 年代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陈龙并称为“延安三大侦察专家”)为他接风 席间 罗部长问钱益民：“你知道陈泊那只手是怎样弄残的吗？”钱益民在延安保安处与陈泊共事多年 相处甚洽 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他回答说：“听说是 30 年代初在新加坡做地下工作时，为处决叛徒自制炸弹，不想炸弹爆炸 把自己炸伤了。”罗部长嘿嘿一笑 意味深长地提起过去康生讲过的“王佐断臂”的故事。钱益民一怔 说：“不会那么严重吧？”罗部长再没说下去。

一时间 从历史到现实 陈泊头上疑云密布。

3、秘密押送北京

三天以后，即 1951 年 1 月 27 日 陈泊、妻子吕璜和两个孩子 陈坤、妻子高华（此时她怀孕数月）和三个孩子分别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 在第八号车厢，一家从南门上车，一家从北门上车，车厢中间被间隔起来，两处车门由一个班的武装昼夜轮流把守，家人之间不得随便说话，陈泊和陈坤更不能讲话。两天两夜后，火车到达北京站，两家人被直接押送到公安部软禁起来。

与此同时，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在广州展开了。

“特务头子”梁侠、程长清及其家属亲友是与陈泊、陈坤同时逮捕的。不久，“两陈”的秘书、警卫员、市公安局特别工作组的组长张逸、副组长郝战平及所有外勤干部一律被隔离审查 所有“特情关系”一律逮捕 包括派驻香港的“特情力量”也统统以各种名义诱至广州加以逮捕，整个广东省公安战线的情报工作至